

文学创作与生态文明

□王怀宇

在谈长篇报告文学《躬身》之前，还是先简单谈谈这部作品的作者任林举吧。毫无疑问，任林举是吉林省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作家，也是近年来在全国产生重要和广泛影响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继长篇报告文学《粮道》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近年来，任林举又接连推出《贡米》《出泥淖记》《虎啸》《躬身》等优秀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任林举是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但我一直认为，任林举报告文学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他首先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几乎读过任林举的所有优秀散文作品。十几年前，在他还没有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前，我就写过一篇有关任林举的小文《我所认识的任林举》。我在那篇小文里就谈到过他的重要散文，比如《玉米大地》《枸杞》《十只羊》《阿尔山的花开与爱情》，以及《红柳》《当水流至绝处》《岳桦》等，还有早期的散文集《轻云起处》《厚土无言》等。后来的长篇散文《松漠往事》、散文集《上帝的蓖麻》等，我也都认真读过。任林举近年随时发诸报刊的尚未成集的单篇散文随笔，我也都看到了。

在《躬身》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躬身不仅象征人对自然的敬畏，也象征着干部对群众的敬畏，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躬身和敬畏，以及城市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甘南人通过推进五无甘南实现了干群关系的转变，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矛盾的化解，以及各界的和谐互动，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促进了自身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牧区变成旅游风景区，一举改变了几千年延续的原始生活习惯和贫穷落后状态。

《躬身》与《出泥淖记》都是写脱贫，前者更注重生态环境。其实，宏观上说，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是生态文学。因为我个人认为，所谓生态文明，说到底，就是宇宙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相处，不止地球，也不止是人类命运，这也包括一切生命的命运。关系到所有生命的生存问题，所以说生态文明非常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写生态或与生态有关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有时不过就是深和浅的不同，有的广泛，有的专一，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何为报告文学？新闻性，典型性，文学性。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固然重要，也就是焦点性和尖锐性，但重要的还是文学性。任林举所拥有的优秀散文作家的品质最终决定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

近日偶然又看到著名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春天的步调》，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不会为一只小虫子的死去悲哀。我最小的悲哀大于一只虫子的死亡。就像我最轻的疼痛在一只蚊子的叮咬之外。我只是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在永无喘息的生命喧哗中，我看到因为死了一只小虫而从此沉寂的这片土地。别的虫子在叫。别的鸟在飞。

令人欣喜的是，在任林举的散文作品和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读到这样的况味和深刻。



子明 书法

借光读书

□应传锋

在书上读过“凿壁借光”的故事。我不会像匡衡那样把邻居家的墙壁凿一个洞。但以前我却实实在在经历过“借光读书”的逸事，那时候，我怀里揣着书本在黑夜里不知苦苦徘徊多少回？对光明的渴念总想找有亮光的地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豫南家乡还没有通用电，每家每户夜晚照明就点煤油灯，一间大屋，一盏煤油灯，昏昏暗暗的。那时候，哪家农户能点上煤油灯，而且每天晚上不断亮，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穷一点的家庭，寒冬腊月，一天就只吃两顿饭，下午趁天还没黑就早早吃了晚饭，一家人关门就睡了。这样既能节省煤油又不用点灯。

当时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少之又少。偶尔有讨生活的外地人，想在生产队借宿一晚上，有好心的人家知道后就送一碗饭给他。生产队队长就问外地人会不会说书。外地人要是还想继续借宿，就要硬着头皮胡乱编造一些段子对着水桶敲，倒也能像模像样的给大伙说一阵子，有的社员还真听的津津有味。

以前的农村学生，晚上不用写作业，老师也不会布置作业。很多家庭没有煤油点灯，晚上早早吃晚饭、睡觉，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就上演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我就时常经历“黑灯瞎火”的夜晚。

那时候，生产队里有一个粮食加工房，平时给本队社员和周围的村民们打米、磨面。加工房里有一盏马灯，我就经常去借光看书。夜里守加工房的师傅也不嫌弃，谁去他都高兴，长夜里能有伴也是好事。他睡他的，我看我的，互不打扰。生产队点灯的煤油还是有的，晚上可以通宵的亮着灯。

有一天，我好不容易在亲戚家借到一本1983年第1期的《青年文学》杂志，里面有一篇是史铁生写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太吸引人。晚上我就到加工房里，大冷天就着一盏马灯，看了整整一夜，心里热乎乎的，又欣慰又激动。

到了1985年和1986年，我连续两年参加了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作家》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学习。白天要和父母一起干农活，被盯得很紧，没有偷懒的机会，晚上就想看书，写函授作业。但是家里时常没有点灯的煤油，黑灯瞎火的。

有时我就拿着书到别人家看，这样很讨人嫌。家家户户都是缺少点灯油，别人家为了省点煤油，也是短暂的点一会灯匆匆忙忙吃完晚饭，一家大小就关门睡觉。

当时在农村有几句说词：“饭点不赶饭场，早上不占茅房。冬天不近火盆，晚上不遮灯光。”

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小的时候不解其意。

夏天的晚上，小伙伴们有时也突发奇想地捉一些萤火虫放在一个瓶子里，也能发出淡淡蓝蓝的幽光，但不起作用。而且萤火虫也是一个幼小的生灵，捉了再放生命力就会受到摧残。

每到夏季农忙割麦插秧时，生产队里就要用机器和水泵通宵抽水灌溉插秧，守机器的师傅就要通宵在此地看护着机器和抽水的情况。草棚的柱子上就挂着一盏马灯，通宵亮着，小风又吹不灭马灯。

尽管机器轰鸣，震耳欲聋，柴油味又难闻，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个借光读书的好机会。夜里蚊虫叮咬，但没人打扰，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自己决定。晚上只要我去看书，马灯就归我用，怎么方便怎么用。

开机器的师傅比我大10岁，我就叫他成哥。他没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也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虽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把力气，能摇响15匹马力的机器。有一天晚上，我拿着吉林长春寄给我的函授学习教材《作家之路》，指着这几个字叫他认，他就摇摇头。

有一次，他伤感地说他这一辈子算是瞪眼睛，满打满算他在小学里才上一个多月的学，还躲在厕所里逃学几天。那时候，他说对上学就是油盐不进。接着，他又夸我，说我也只上5年学头脑这么聪明？还看这么大一本书？我跟他说书是从吉林省那里寄来的函授教材。他听了似懂非懂。他说他也不知道吉林省在哪个方向，我就给他指着东北的方向，他点点头。

那时候生产队抽水插秧也要半个月的时间，秧插上以后就撤走机器，那盏马灯也就拿走了。我只能回到家里，晚上点灯就凑到跟前去看书，我妈又唠叨说我一个人堵了半边天，挡了灯光影响她做针线活。有时我妈也给我开下绿灯，允许我用一盏灯，这时我哥心里又不平衡，唠叨久了，我妈一生气谁都没有得用。

以后，家里的日子好多了，我就自己做了一盏灯专供自己使用，看书自学机会也就很方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家乡通了电，家家户户的屋里亮堂起来，但也时常停电，还要备着煤油灯。我也不在因为没有亮光看书而发愁。

人都需要光明，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而在此之前那些艰难困苦的年代，因读书而借光的往事一去不复返。这种经历也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让我伴随着更亮堂的光明向前走。

它的名字，叫九子银杏。

早就听闻有这样一棵古树，一直无缘亲近。最早，是在翻阅大邑县志时看到记载，金星乡有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苑，直径5.5米、树围14.9米，林业专家鉴定，树苑寿命已在千岁以上。相传古银杏主干毁于明代。奇妙的是，后来树苑周围生长出9株子树，高大葱茏，胸围均在1.25米至2.1米以上，如九子相牵。

它生长于川西大邑的白岩寺内。白岩寺，因其位于一块巨大的白色沉积岩下，故名。我无数次梦见过它。分明是一棵树，或者说是一树九子，九株同根。它们高大繁茂，相依相偎。盛夏，绿荫浓郁，高擎翠盖；初冬，遍身金黄，落叶飘飞如蝶，华美灿烂。

多年过去，我与这棵树一直缘分不到，未曾谋面。有一年初秋，陪朋友前往白岩寺。汽车拐进一条村道，开到尽头停车，我们徒步登山。彼时，朋友身染沉疴，已相当虚弱，走一段山路便气喘吁吁。于是，陪他在路旁坐下，等他抽一支烟。山坡上银杏尚未泛黄，绿海里露出寺内白塔的一角，还有白岩寺的黄墙红瓦。遥望山顶，一面陡峰雪白耀眼，像座椅靠背，而两边山坡披着绿荫，缓缓围合，仿如座椅的扶手。传说中的九子银杏近在咫尺，却因朋友无力继续前行，不见真容。

下山后，在路边一家乡村饭馆里，点了几个菜。饭食吃到嘴里，却不知其味。他面色蜡黄，额头上一直在冒虚汗，夹了几筷子豆花便放下。我草草咽下半碗饭，再无食欲。人终归一死，草木一秋罢了。他又抽出一根香烟点燃，在烟雾里轻轻地吐。

想到春日相见，他还能喝很多酒，饭桌上一直谈笑。我劝他，还是要少喝酒。他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笑说，你看我指甲上的月牙很饱满，才做了体检，没有一个箭头向上。没想到病来如山倒，几个月内迅速恶化。

那一次，我们还买了一些鱼，放到山下一条清澈的河沟里。一条漂亮的红尾巴鲤鱼蹦到水里，画了一个圈，最后头也不回地游走了。

回来不久，朋友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白岩寺。

转眼又过了几年。仿佛在一夜之间，白岩寺、九子银杏忽然火了起来。一群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流光溢彩，在网上迅速传开。一时，白岩寺成为旅游热点，为一睹千年银杏的风姿，狭窄山路上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今年，单位组织登山活动，去白岩寺。同事们背着大包小包的零食和矿泉水，一路说说笑笑。我在心里念叨：“老银杏，我来看看你了，用了多年的等候与期待，我终于来看你了！”

阳光很好，头顶是秋天特有的钴蓝天空。村民在路边摆起密密麻麻的小摊，熏黑的腊肉、跑山鸡、老南瓜、红薯，还有刚挖出的带泥的竹笋。有人摘了野菊花售卖，略带苦味的菊香，散发浓烈山野气息。这时候，银杏已经黄透，一树树金色格外耀眼。

九子银杏劈面出现。正如我梦中所见，九子同根，手拉手、肩并肩，形成树林，且一身金黄，绝无杂色。无风时，沉静安详，如禅定的僧人；起风时，满天金叶飞翔飘落，如天女散花。

该怎样描述那一刻的心情？我已失语，呆呆地对着这棵树，从不同角度仰望它。人声逐渐消退，那一座连一座的山，也从四面八方延向远方，直到天边的一抹青黛色，隐隐约约，似有似无。

九子银杏站在那里，俯瞰着芸芸众生。它以千年不变之姿，默默接收一切。我的到来，就像一只鸟飞进山林，像一粒微尘落进土地。

从东汉初建至今，白岩寺历经劫难，几毁几建，门前石狮早已风化，在雨露滋润下，长出苔藓。古银杏曾有怎样的动人风姿，怎样惨遭摧毁，又怎样倔强地发育，终于长成九子连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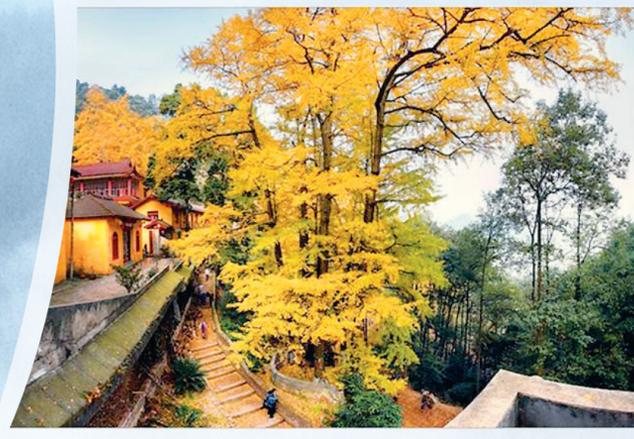
仰望石狮上的青苔，忽然想起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说过的话：海枯石烂，也容易。一株古银杏却一直，年年冬初，年年绚烂。

我的脚踩在厚厚的银杏叶子上，阳光下，我看到自己单薄的影子。拍下一张照片，感觉自己也成了那片薄薄的树叶。

时间是什么，对古银杏来说，千年可能只是一瞬。

这一次的白岩寺之行，和同事们一起爬山，饿了，感觉饥肠辘辘，味蕾打开，我们吃光了一桌丰盛的农家菜，年轻的男同事还喝了当地的玉米酒。他们说，这酒好喝，农家自酿的烧酒，酒味醇香，味道甘甜。他们鼓励我也品尝一下。我摇摇头，不敢端杯。我说，这里的泉水豆花真是美味，嫩滑鲜甜，下次再来吃。

说话那一刻，我好像还置身山中古刹，站在繁华耀眼的九子银杏下，初冬的阳光照射在身上，暖和，舒适。



去看一棵树

□杨庆珍